



# 幸福的年味

山东泰安 管淑平

年幼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过年。那时候,每当腊月来临,我们的脸上总会露出欣喜的笑容,因为,腊月里的腊味熟悉可亲,温暖的炉火让人怀念,而且过了腊八节与小年,就会迎来我们集体的中国年,怎能不欣喜呢?

至于盼望过年的原因,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总觉得过年是一件比较隆重的事情。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大街小巷喜气洋洋,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即便是足不出户,也能被邻里邻外的鞭炮声与熟悉的饭菜的香味所带动起来。

小时候最喜欢热闹,热热闹闹,过年才有氛围。这种感受由内而外,不论是在家庭,还是走亲访友。在过年的这几天里,几乎处处都洋溢着这种属于过年的喜庆氛围。长辈们早早地就开始打扫屋子,贴窗花,贴福字,新桃换旧符;然后准备好大背篓大口袋,去山下远远的集镇采购年货……看到这种繁忙而丰富的景象,心里当然惬意。走在大街上,听着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看着邻里人家那些飞舞着的对联与彩旗,身心也被感

染。尽管那时的生活条件比较窘迫,但看到长辈们用一大桌好吃的来尽量地满足我们,生活就有了期待。

过年这天,家里人也是最忙碌的。大人们早早起来,简单用餐后,就去集镇购买没有置备齐全的年货。回来后,就将鸡鸭鱼肉煮熟,然后进行祭祀。用肥硕的猪头肉,伴着鞭炮与香火,迎接着四面八方的菩萨与神仙,来祈求家人平安,事业顺利。等祭祀完毕,人们才能享用。

除夕夜,通常是伴着隆隆的烟花绽放的声音而来的。深邃黝黑的夜空,一束束烟花,如伞一般扑簌簌地绽放,五彩斑斓,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电视机播放着的春晚节目,尤其是那些精彩的相声与小品,让我们欢笑声不断。一家人坐在堂屋里,面前是一个木质的烤火盆,一家人围坐在火盆边儿,聊着家长里短。

成年后,我们的生活也像长辈们当初一样,变得忙碌起来。而过年的方式也有了变化,很多人说年味淡了,那是因为曾经年少的我们变得成熟。为了家庭奔波,为了事业忙碌,为了家人而努力。于是,快乐从我们的眼角滑走,与长辈们相处的日子也变得短暂而珍贵。

其实,年味一直都有,一直存在。对于普通的我们来说,能与家人相伴,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就是最幸福的年味。来年,带着期待,带着努力,迎接崭新的一切。

## 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既需要立足当下,抓好各项举措的细化落实,也需要着眼长远,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不久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这对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健全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工作制度,强化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是治国安邦的根本。粮食安全保障法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领域首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法律。这是继2021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出台后粮食安全领域

又一项重大立法活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将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推动我国粮食安全工作从政策性治理向法治化治理转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社会稳定、人心安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保障法将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相信有法治引领,我们一定能够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使发展之基更深厚、社会之基更稳定。

(据《光明日报》)

三农时评



## 母亲喜欢过年

(外二首)

河南辉县 尚庆海

母亲喜欢过年

喜欢烧一桌子的菜

催着儿女们把它吃完

母亲喜欢过年

喜欢和孙子孙女们睡在一个

屋檐下

一早醒来就能看见

母亲喜欢过年

每天盼啊盼

一盼就是365天

## 故乡的年

故乡的年

挂满红灯笼

贴满红春联

水缸上贴“清水满缸”

猪圈上贴“六畜兴旺”

大门口贴“出门见喜”

院子里贴“满院春光”

父老乡亲把幸福的笑容

镌刻在脸上

## 带“土味”的年货

湖北省红安 赵自力

腊八一过,老家就充满了年味儿,又到了打年货的时候。

父母年纪大了,每年总要提前准备些年货,到了腊月末,就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回家。鸡养了一大群,母鸡多,公鸡少,一年到头院子里热热闹闹。宰几只土鸡过年,那是顺手的事。鸡蛋也多,大大小小,多半是绿壳鸡蛋。土鸡蛋味道好,营养丰富,父母平时舍不得吃,冰箱里的鸡蛋总是满满的。“那都是留着你们回家吃的,原生态土鸡蛋呢。”父亲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涌起无尽的感动。

父亲会养鱼,承包了一口池塘,每年都要放些各类鱼苗。腊月捞鱼,总是给人无尽的快乐,而这一刻,父亲必定等我们回家后一起享受。父亲捞鱼,从来不把整个池塘的水抽干,再去捉鱼。父亲说,那样有些小鱼可以继续养着,另外遇到干旱还可以浇地呢。于是,我们全家拉网,老少齐上阵,父亲划着小船游走在池塘中间,一网下来就是几百斤。每年捞鱼只拉一次网,这是父亲定下来的规矩,不在于多与少。“每年留一点,来年再捞,这叫年年有鱼啊。”父亲说时,满脸的欣慰。

父母勤劳一辈子,捏惯锄头的手,却怎么都不会捏饺子。有次我们回家,父母在厨房包饺子,那饺子一个巴掌大,两个就有一大碗了。妻子看了,眼泪都快笑出来了。于是,每年腊月,我们都要陪他们包些饺子。挑地菜、打鸡蛋、绞肉馅儿,全家上阵包饺子。那些饺子有各种馅的,外形突破了我们的认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叫作姿态万千,不少还“长”得土里土气的。我们也不介意,只要好吃就行。

我家的年货,尽管带着点“土”味,但其中深藏的爱,不土。